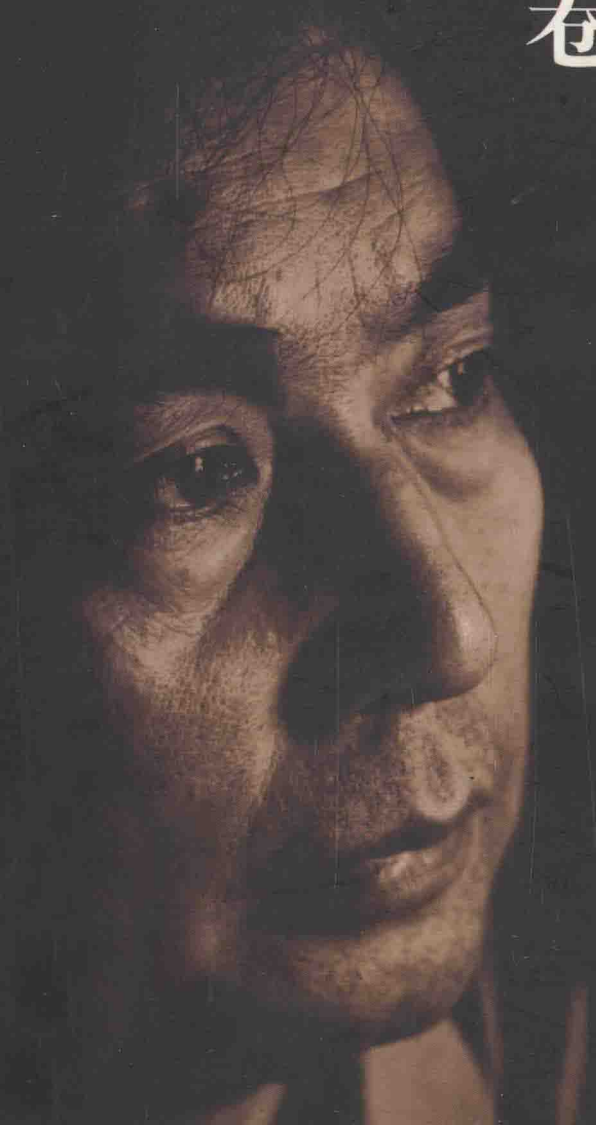


黄济人文集

平西墨



• 第二卷



黃濟人女集

• 第二卷

重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济人文集 第2卷/黄济人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9.10

ISBN 7-5366-4684-4

I. 黄… II. 黄… III. 黄济人—文集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6348 号

责任编辑 王从学

封面设计 邵大维

封面题字 贾平凹

封面摄影 田捷民

技术设计 聂丹英

黄济人 著

黄济人文集(第二卷)

HUANGJIREN WENJI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9.875 插页 7 字数 460 千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

ISBN 7-5366-4684-4/I · 904

定价:30.00 元



自序

黄叔

我们现在评价历史,历史将来评价我们。我把过去的作品编成文集,为的就是将来的目的。

1999.7.9

目 录

崩溃	(1)
哀军	(317)

崩 潰

杜聿明今天告诉我，说他获赦不久，周恩来总理宴请蒙哥马利时邀他作陪；席间，这位英国元帅问他：“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他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元帅说：“我都送给他了。”陈毅却摇摇头，笑道：“你没有这样大方，是我们一口一口吃掉的！”

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段对话以后，杜聿明声明说：“这当然是说笑话。真正说来，陈毅那句话我只能同意一半，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的！这方面我有切肤之痛，在心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就像过去机械化部队的战车，留在泥泞道路上的车辙……”

——摘自采访日记

1

战车隆隆地驰过校阅台。

苏联九吨半坦克，罗通战车防御炮，英国六吨半威克斯战车，意大利二吨半亚特战车，德国毫须装甲，朋斯柴油卡车，美国八缸福特卡车，哈雷十二马力摩托……

印有青天日徽记的车身，在广西七月的阳光下，泛出一派灼人的青辉。站在校阅台上放眼望去，像是长着密密麻麻的蘑菇和野花的草原，缓缓地移动在漫漫沙丘之上，铺天盖地，遮云蔽日。

杜聿明肃穆的注目礼，持续到他的装甲兵团、辎重兵团、汽车兵团、搜索兵团、炮兵团、工兵团、骑兵团以及补充兵团的庞大而整齐的队列，消失在烟尘滚滚的尽头。

军乐声停息下来。

炮击声震响起来。

远山上废旧的坦克车群，瞬间被各路战车炮火的狂飙，席卷到九霄云外。在那冲天而起的烈焰与硝烟之中，飞落在山腰上的雨点似的残骸和弹片，激起了校阅台上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喊。

杜聿明放下望远镜，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他才三十五岁，不到昏花的年龄。是黄沙中的云母碎片，在阳光下反射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光环，还是他那镀着“克罗米”的银白色的领章，与镶嵌在上面的两颗星星交相辉映，产生出模模糊糊的叠影？

杜聿明的眼睛里滚动着泪花……

这曾经是他梦幻里的情景呵，该从哪一天说起呢？他的发黄了的笔记本记得，为了这一天，他是怎样以陆军机械化学学校党员队少

将队长之身，默默地走进教室，听取法国军事顾问讲解战车训练原理；他的磨破了的呢大衣记得，为了这一天，他是怎样以装甲兵团团长之身，悄悄地钻进坦克车底下，拆除而后安装各种机器部件。出任由装甲兵团扩编而成的陆军第二百师的中将师长以后，他千方百计地要来了从德国军事学院毕业的邱清泉，作为自己的贴身将领；出任由第二百师扩编而成的新编第十一军副军长以后，他不遗余力地与苏联军事顾问合作，编写出《战车训练大纲》；他题在扉页上的“精益求精”四个大字，有效地成为全军将士的座右铭……

是的，自从他的老长官徐庭瑶考察欧洲军事回来，杜聿明接手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已经有四个年头了。这是一条多么寂寞，又是多么漫长的路啊！有人说他的嘴唇变厚了，那是他很少说话的结果；有人说他的领章变薄了，那是他更多流汗的结果。

机械化部队的领章是银白色的。在国民党军队中。它不像步兵的红领章那样耀眼，不像骑兵的黄领章那样富贵，不像炮兵的蓝领章那样飘逸，不像工兵的白领章那样淡雅，当然，更不像辎重兵的黑领章那样厚重，但是，它却比任何领章的色彩更富有光泽。这正是杜聿明引以自慰和自豪的。每当他独自在军营外边漫步，踏着银白色的月光，心里便升起希望的太阳。

太阳当顶了。他沿着战车坚实的履印，登上了由新编第十一军改编而成的第五军军长这个用钢铁制造的宝座。而今天的课题是，在以蒋介石为校长的机械化学学校教育长徐庭瑶的面前，他能不能够显示出摧毁性的力量？

“杜军长！”徐庭瑶从校阅台当中的位置站起来，朝杜聿明招了招手，“你站过来，让我拉拉你的手……”

杜聿明吃惊地望着徐庭瑶。多少年来，这位于他有着知遇之恩

的老长官，一直称呼着他的号——“光亭”。包括八年前的夏季，也是七月天气，他随国民党第四师师长徐庭瑶开拔安徽，向红四方面军主力驻扎地进击。霍邱城下，第四师第十旅受挫败阵，徐庭瑶急令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团团长杜聿明率部续攻。杜聿明督战前沿，全力出击，一举攻下城池。这次胜利挽回了第十二旅春季在湖北“剿匪”的败局，徐庭瑶除上报杜聿明为是役首功，由上校军阶晋升为少将而外，个人方面的表示也仅仅是在原来的称呼后面，加上一个不易觉察的尾音——“光亭吔”。而今的一声“杜军长”，徐庭瑶喊得这样呕心沥血，又喊得这样回肠荡气，杜聿明在百感交集的神情中，横添进几丝悲凉的气息。

徐庭瑶红着眼圈，凝望着蓝天底下的沙丘，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现在我可以告白天下了。国家创建这支机械化部队，没有白花钱；我荐举了第五军军长，没有看错人！”

杜聿明心里一热，低着头，紧紧地拉住徐庭瑶的手，许久才说出话来：“徐教育长栽培之恩，聿明时时刻刻铭记肺腑，永生永世不敢相忘……”

徐庭瑶摇了摇头：“不是这个意思。有些事情过去我是不便对你说的。现在为国家办点事情真是难啊！第五军本来是一块生铁，需要人来炼就，可是有人却以为是一块肥肉，张口就想吃。我为什么前时要兼几天第五军军长，让你以副职督率全军？原因就是不要让他们把你吃掉了。现在我不担心了，他们啃不动你了。他们要骂人的，让他们骂好了，我是安徽人，你是陕西人，骂来骂去，量他们骂不出一个名堂来。”

杜聿明抬起头，神情庄重地说：“聿明整军经武，励精图治，旨在报效国家，为徐教育长争气。至于骚言杂语，于我倒有用处，就像

汽油一样，可以成为我的动力！”

徐庭瑶仰面大笑，拍着杜聿明的肩膀说：“你的志气，我已经看到啦！我很少有今天这样高兴。回到重庆，一定把你的成绩告诉何部长，让他也高兴高兴！哦，对了，光亭军长，白部长不是说他下午要来么，你准备了什么精彩的节目？”

“由第二十二师演习手榴弹回掷法；就是把‘敌人’投掷过来的手榴弹，迅速拾起来往回掷，让它在‘敌人’那边爆炸！”

“这又是第五军的创造，很好！白部长是广西人，在他的家乡，你们要拿出第五军的特产来招待他。”

杜聿明微笑着，不再说话。徐庭瑶的意思，他是明白的，老实说，他又何尝不愿意让第五军的“手榴弹”，把桂系头目的威风击垮。可是那至少不是他现在的事情，刚才回答老长官的问话，他是脱口而出的。正是因为白崇禧的驾到，他才必须改变下午演习的项目。至于缘故，他当然心中有数，在这位有着“用兵如神”之誉的军训部部长面前，任何一个创造性的演习项目，都是对他的尊严的挑衅。

这真是一对矛盾。一方面，杜聿明企望得到白崇禧朱笔下的高分；一方面，他又必须注视白崇禧筷子头的去向。这位军事委员会大员，该不会是为了吃肥肉来的吧？不过很难说，白崇禧虽然是回民，却是个假清真，更何况政治风云变幻无常，高深莫测。按照常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怎么可能让桂系拿去！可是前不久，蒋介石的侄女蒋小姐，就偏偏在大红喜字下面，倒进了李宗仁的表亲韦先生的怀抱，明争暗斗的蒋桂双方，竟成礼尚往来的亲戚。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杜聿明走下校阅台的时候，忍不住打了一个冷噤。

2

蒋介石坐过的“自由”号飞机，于午餐前由重庆飞抵兴安。机场上，杜聿明弯曲着身腰，握了握白崇禧冷冰冰的手，把他迎进自己简陋的演习指挥所里。没有什么寒暄，杜聿明像副官那样，默默地站在一旁，待白崇禧擦脸、洗手、饮茶、更衣诸事就绪，便上前一步，把他送到方形餐桌的席首，然后请徐庭瑶坐在他的侧旁，自己寻了个对面的位置。

杜聿明在察颜观色。趁着刚刚端上来的菜肴冒着薄雾般的热气，他睁大双眼，把白崇禧看了一个仔仔细细。印象却是模糊的、茫然的。杜聿明不大看得起南方人的个子，但十分敬畏南方人的眼睛，就像白崇禧那样。不靠他笔挺的戎装，不靠他上将的领章，却靠他那对深邃的闪亮的眼睛，显示着宰相出朝的威风，以及衣锦还乡的神气。

白崇禧朝杜聿明淡淡一笑，不紧不慢地举起筷子：“我走南闯北，踏遍天涯，总还是觉得广西地方好。陪都大雾沉迷，难见天日，哪里有这里水秀山青，人杰地灵！只可叹战祸连年，外侮不断，我们广西人为了国家民族，不知流了多少血汗，不知留下多少孤儿寡妇……杜军长，现在第五军驻扎广西，得助于地方当局，受惠于千里沃土，你可得替我为庶民百姓着想啊！”

第五军结集全州、兴安一带练兵，已有数月之久，可是直到现在，杜聿明仍像不能适应这里潮湿的空气那样，适应不了这里的政治气候。去年年初的台儿庄之捷，竟得到广西各界节日般的欢呼，今年春季的演习大评比，第五军名列前茅，却得不到社会人士客套

性的问候。杜聿明深知，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树，这里的叶，统统都是属于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只有他的第五军，才是属于蒋介石和何应钦的。于是，重重叠叠的山峦，如同桂系部队筑起的守卫本土的碉堡，而那弯弯曲曲的河流，就像是套在第五军脖子上的绳索。

然而，杜聿明善于将危机作为动力。为了让他的银白色的领章，在这里的山光水色之中显露出惹人眼目的光泽，他毫不吝惜地付出用以收买人心的钱财，连同与治军本身等量齐观的心力。所以，尽管白崇禧的开场白里，饱含着派系之间的敌意，但是杜聿明以为，他的第五军业已开始了在广西境内的步、炮、车联合大演习，而且通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将白崇禧如愿以偿地请到了这里，这就是他的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杜聿明举起了筷子，不卑不亢地说：“本军是民众的军队，民众是本军的父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聿明再笨，也不会不悟出点道理来的。白部长光临本军，若是察知有骚扰地方之举，尽可将我军法从事！”

白崇禧笑了笑：“对于杜军长，我还是很放心的。听何部长说过几回了……”

徐庭瑶打断白崇禧的话，他想起了什么似的兴致勃勃地扭过头去：“白部长，去年秋天长沙‘焦土抗战’，湘潭遥炽，大有风声鹤唳、稍纵即逝之势，结果是杜军长当机立断，出动战车，密布街头巷尾，镇慑纵火抢劫暴徒，致使湘潭全城生灵免遭涂炭之灾，当地人士筑‘聿明路’以示不忘哩！”

白崇禧眼睛仍然对着餐桌对面：“杜军长，你在湘潭担任什么职务？”

杜聿明不解其意地回答说：“第二百师师长，同时兼任湘潭警备司令。”

白崇禧又笑了笑：“嗯，很好，很好。关于军人的晋升，我个人历来主张：战时靠战功，平时靠练兵。可是现在全国军队在人事上的漏洞太多了，我是看不下去的。听说第五军的人事还比较公开，所以我就来了……”

随着笑容在白崇禧的眼角消失，杜聿明的眉梢升起了如释重负的笑意：军训部长不是为吃肉来的，是为挑刺来的，虽然不能放松“来者不善”的警惕，但是比起先前的忧虑来，又无须“如临大敌”。餐桌上的鱼，条条都有刺，现在就看他的筷子伸向哪一条了。

“杜军长，”白崇禧停止了咀嚼，眯着眼睛问，“你当第二百师师长的时候，副师长是谁？”

“邱清泉。”

“这个人我知道。浙江人，黄埔二期学生，带兵打仗都是不错的。现在第二百师师长是谁？”

“戴安澜。”

“黄埔学生吗？”

“三期的。”

“哪里人？”

“安徽人。”

白崇禧轻轻“嗯”了一声，不再发问。他的眼珠慢慢地滑动到眼角，目光像探照灯那样掠过徐庭瑶的面部。隔了一阵，他才望着杜聿明，懒洋洋地问：“那么邱清泉呢？”

“出任第二十二师师长。”

白崇禧没有作声。他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似的，摸着下巴，望着

壁头上的地图出神。

徐庭瑶面带愠色，起身离开座位，绕着身后的沙盘走了一圈，然后直端端地走到白崇禧面前，不无激动地说：

“人事方面的事情，不错，很难做到半斤八两，但是总还得有一把秤。拿秤来称什么呢？我同意白部长刚才说的，要称一称爱民之心。邱师长和戴师长，各有所短，各有所长。邱师长资历深些，又留过洋，却因此而骄横。蒋委员长亲口对我说过，对邱清泉要从严磨炼；戴师长资历稍浅，但因此而虚心。抗战以来，他著有三本小册子，一曰《自讼》，一曰《磨励集》，一曰《痛苦的回忆》，满纸血泪，一腔忧国忧民之心，读起来真教人撕心裂肺……”

白崇禧待徐庭瑶把话全部说完，看了看对方通红的眼圈，像拍着惊堂木似地大叫起来：“第五军竟有这样的人才！快请他来这里见见面！”

戴安澜进来了。他的室内军礼竟促使军训部长就地起立。入座自然是更不敢的，他忐忑不安地站在那里。

白崇禧笑容可掬地说：“刚才听徐教育长说，前几天第五军京剧团在全州、兴安两地为老百姓公演，戴师长，你是不是演过《空城计》里的孔明？”

戴安澜胀红着脸说：“我是在瞎凑热闹。”

“怎么会是瞎凑热闹？”白崇禧看了一眼徐庭瑶，又看了一眼杜聿明，一本正经地说，“你们都知道的，有人称我为小诸葛。其实呀，依我看，谁懂得爱护老百姓，谁就是大诸葛！”

杜聿明站起身，猛烈地鼓起掌来。上午在校阅台上，他没有鼓掌，因为那不是自己为自己庆贺的时刻。现在这个时刻来到了，杜聿明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借着白崇禧起身向他点头致意的机会，

大踏步朝前迈去，紧靠在白崇禧身旁，让他的随军记者拍下这美好的一瞬。

镜头里面，他看见火红的阳光透过淡蓝的窗帘，抚摸般地照射在他的银白色的领章上，那领章上面的两颗金星，一颗像太阳，一颗像月亮恒久地镶嵌在他的晴朗的上空，静悄悄地发亮发光……

电话铃急促地响了。

就在这个时候，来自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那幢深灰色大楼的声音，不紧不慢地对杜聿明说：“委员长已任命俞济时为第五军军长，公文两日内可达……”

3

五雷轰顶的闪电已经消失，屋内还游荡着梦坠云空的残丝，杜聿明一个人呆在指挥所里，昏昏欲睡，醉眼迷离。

炮声与蛙声的交响，蘑菇与野花的叠合，餐桌与沙盘的对称，太阳与月亮的照应……杜聿明感到他失去的东西，真是太多太多了；人世间给他留下的，是屋外那片刺耳的蝉鸣，连同窗帘上晃动着萎垂的柳条的阴影。

杜聿明已经记不起他是怎样放下话筒的了；他只记得，当时有一股力，强烈的对抗性的力，把他的情绪原封不动地弹了回去，从而逼迫他舒展眉头、高挂笑容，像一个报喜的传令兵那样，口齿清楚地向上峰传达了最高统帅的命令。

白崇禧当时也吃了一惊，不过他很快就靠在餐椅上，依旧是那副懒洋洋地神情：“那怎么行呢？夏季阅兵刚刚开始，就发生这种事情，国家大事还比不上要把戏！再说万一有必要变动人事，也应该

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呀，要不然军事委员会设什么三部八厅呢……”

徐庭瑶显然被重庆的命令激怒了；他猛地站起身来，蠕动着嘴唇，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几分钟以后，他离开座位，径直走到衣架下面，取了军帽，挎上图囊，然后朝着门外走去。直到杜聿明红着眼眶叫了一声“徐教育长”，他才停步，回过头来：

“我到重庆见委员长去！”

“那也好，你稍等一下。”白崇禧向徐庭瑶招招手，“我写一封信，你带呈委座，请他千万收回成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呵！”

徐庭瑶走了。戴安澜送他去全州还没有回来。白崇禧正在隔壁午睡，不时传来轻微的鼾声。只有杜聿明原地未动，坐在方形餐桌的侧旁，托着圆圆的脸腮，远远地望着那部电话机发愣。

电话是军令部打来的。

杜聿明突然想起，去年保卫武汉战役之前，他也像今天这样，直接收到过军令部的电话。电话说，大规模的战斗即将开始，军令部有一个想法，就是把第二百师放在武昌小洪山背后，作狙击日军用，希望该师做好准备，待命出发。

杜聿明回答说：“战车作战有生地和死地的讲究。如果将国家仅有的战车，用于崇山峻岭之间，势必要造成机械化部队全军覆没的危险，请考虑另选使用地区。”

军令部的话筒“砰”地一声放下了。

事过不久，杜聿明听徐庭瑶说，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召开的最高国防会上，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当着蒋介石和何应钦的面，拍了桌子：

“国家建设机械化部队，花了多少钞票！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嘛。此处不能用，彼处不能用，究竟有何用？”